



三五外記

全

リ 5
2435



三王外記

明
新
春
2.485

憲王外記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莊王立三十年無子二弟其一為峽公綱重其二為
館林公綱吉峽公先薨延寶八年夏莊王有疾弗
豫丞相廐梁侯忠清與列相參政議為王立嗣廐
梁侯欲請山城天皇支屬有栖幸仁立以為嗣昔
者鎌倉王實朝遭害無後執政平義時請山城天
皇丞相藤道家之子賴經立以為嗣而已專政廐梁
侯蓋傲之也時列相參政莫敢可否者唯獨列相安
中侯正俊執不可而欲迎立館林公因與廐梁侯爭
於是他列相參政皆助安中侯而共成其謀焉五月



甲午 莊王疾病乃詔徵館林公立為大弟丙申
莊王殂太弟立是為 憲王或曰 莊王實以四月
中殂以無嗣故秘喪大臣議立太弟然後發喪云
憲王之母平安牙婆也初名辰後更名王初 猷王
時有乳母齋藤春日者辰自平安來為春日房婢頗
有容色時時從其主侍 猷王猷王見而悅之因幸
之有身乃從之別宮辰於是自慙卑賤私請 山城
天皇大臣二條氏家臣北小路俊孝之子本莊宗利
為假父因冒其姓為本莊氏本莊氏既姓私使僧道
巫祝更卜之且因祈禳焉有僧尊融卜之曰所生男

也不啻君一國卒必登大位本莊氏大喜竊冀其言
之效焉以正保三年正月丙辰生 憲王憲王童稚
莊王時封館林公及 莊王殂入繼大位 憲王即
位尊母本莊氏為太后其宮號桂昌院尊融尚無恙
太后以曩者尊融所言告 王且曰是神僧也不可
以不報其勞也 王亦以為然至元祿間為建寺於
城北大冢里而寘之號曰護國寺安太后所奉觀音
像焉 王與太后更詣而上香多置田園閉市廛
憲王既立明年春慶梁侯忠清免函相禁朝諸忠清
憂憤不食而死安中侯正俊代慶梁侯為丞相從封

古河原秩四万石累增秩至十三万石後頗驕恣奉職無狀貞享元年八月壬戌參政稻葉通秀殺之於朝在朝士大夫共殺通秀

王初為館林公娶于山城天皇大臣鷹司氏藤姓名輔房之女也及王即位尊藤夫人為后無子有妾小屋氏名傳其父王朝賤卒也與人博而爭賭所與博小山田弥一殺之而亡傳先為館林邸官婢公召而幸之生一男小名德松生二歲公立為王立德松為太子更名緝熙立小屋氏為夫人又生一女名窶子天和三年五月己巳太子薨凡生廿歲大

窶子後降嫁紀公世子綱教其族父也無子先世子薨小屋夫人所生皆不幸早世而王寵之滋甚幾竝后女寵之盛自此始也

初王少之時太后詔之曰昔我事猷王猷王常言曰余欲治國家夙夜勞心焉余無怍也所恨者無學耳余有子孫將必令讀書也君盍思諸以故王少好學及登大位益勤焉

初越前侯光通無嫡子有庶子名直堅有故匿之定不立以弟松岡侯昌勝之子為儲嗣見諸莊王莊王賜名綱昌直堅望之及憲王即位直堅出奔

東都越前疾病之因失心自殺 憲王詔廢綱昌更
立光通之弟為後賜名吉品因削其地之半越後侯
光長不能制取臣下天和中大夫小栗正矩陰謀不
軌發覺詔召越後侯及大夫正矩等於東都 王親
聽其獄獄決賜正矩死幽越後侯於南松山侯國世
子綱國於福山侯國越後國除光長之從弟姬路侯
直矩坐聞越後國亂而不能治減其秩半徙邑於豐
後州日田 王朝士大夫及越後國人連累獲罪者
多於是諸侯咸畏 憲王之威斷不寒而慄仙臺侯
綱村嘗語人曰予昔朝見 莊王必視其面於 今

王則不敢視其面每朝見不覺吾面俯也其見畏憚
如是

都下斜橋門外有佛寺号知足院住持叙隆光自
憲王在藩時為其祈禳 王登極以為隆光有力焉
遂罷之元祿初詔遷院於神門外規地方一里堂宇
寬敞奢麗罕比更号護持院內賜扁額 王數移仗
焉後以隆光為大僧正令城郭諸門隆光出入監門
吏卒拜誓首如參政以上岩室永中隆光告老王入
命有司造院於峻臺里使隆光老焉賜号成滿院
初博士林道春私建書院於懸陵号弘文館泥敬公

捐數百金助其費安仲尼及十哲像春秋祭之
王即位尊崇儒學元祿四年建孔廟於城北湯鳴里
廷林氏所奉祀仲尼及十哲像焉因号弘文館殿名
大成內賜扁額以道春孫信篤為國子祭酒拜朝散
大夫明年二月上丁始紀菜焉 王親臨之置祭田
且命既廩以為生徒之食於是士大夫彬彬知向學
寶 國以來所未有也

元祿中 王親說周易於朝每月數次諸侯百官群
士大夫苟得謁見者咸列侍聽之立歲乃畢
王好儒學徵布衣文學之士於是起家奉朝請者二

十餘輩大都林氏門人也 王又令近習之士誦書
燕居必使其說經若講經義於前或躬親教授以為
樂於是搢紳大夫皆競學尚外諸侯皆辟儒士諸大
夫苟有田祿者皆爭延師而學焉儒教之盛實前代
所未有也

王自喪太子而後後宮無復產子乃万方求嗣僧隆
光進言曰人之乏嗣者皆其前生多殺生之報也故
求嗣之方莫善於愛生物弗殺殿下誠欲求嗣盍禁
殺生且殿下以丙戌生成屬狗最宜愛狗 王然之
大后亦聽隆光為王言之 王曰敬諾乃立殺生

禁下愛狗之命於都鄙獵師漢人之外不得捕鳥獸
臭鼈自雞鶩外人家不得籠養百鳥雖狗狂犬尚
不得杖之而况殺之乎自中貴人以下凡近侍之士
不得食鳥獸之肉雖臭鼈其生則不得食之昆蟲之
微必愛之雖蛇虺之害人及蟲蠹蟻蝨之細亦不得
殺之於是乎有犯殺生之禁而死者有傷狗而死者
有殺狗而死梟首者人家有病狗則鄰伍相告會集
而視之延醫治之於是乎都下有業犬醫而富者有
狗生子則往告官而鄰里更守之有狗卧道路則行
人避之凡坐殺生與不愛狗被刑者歲不止數人且

刑不止其身遠亦十數民之疾苦不可勝言也及後
王患都下狗衆而殺傷不止乃詔有司於都西三十
里中野之地造狗廬方一里令都下狗悉置狗監
一人吏二人狗奴數十人令都下之民給之食每狗
一頭如一人半日之食狗凡數千頭其捐米可知也
於是群狗相鬪或傷或死奴救之亦有傷者日夜吠
聲聞于數里

王又愛馬禁燒馬頭毛及棄死馬於野犯者罪死
王好拂林狗命侍中磐築侯忠德小城侯之武畜諸
邸中二侯競求貴價者皆畜百餘頭有一頭直數千

金者置監吏養之以精米飯及鮮魚 王時遣使徵
狗二矣則命有司檻輦載狗以授使者吏卒護送行
人為之碎

王性忌克喜怒不常左右近習多忤旨獲罪或被斥
逐或幽死甚者 王親又殺之侍中牧野成負憂之
以為人主不直間居乃勸 王召儒講經召僧講法
召猿樂人作戲於是無論林信篤等諸博士日侍講
筵都下諸名僧更進見及猿樂人數輩日夕奏技並
為消日之具

王好猿樂不徒觀聽亦親為之猿樂人自卑賤起為
中郎者百余人有拜朝散大夫者 國初以來所未
有也

王喜奢華好施予日賜群下不貲久之內府且匱乏
有司憂之列相或諫之 王曰余王海內他無所樂
唯賜群臣是吾樂也卿等無復言之其至性乃爾
初牧野成負為館林相秩三千石及 王承大統成
負從入遂侍中 王罷之封閑宿侯累增秩至七万
三千石權傾列相 王數過其邸賜及家人成負之
妻早賤之女少侍太后以太后之命適成負氏及成
負封閑宿侯妻為夫人無子有一女乃乞故館林相

黑田直之子以為嗣名曰成住以女妻之相王
過其邸也見成住之妻而悅之因戲之成住聞之甚
甚遂自殺妻亦病之因得羸疾而死閔宿侯亦心非
王所為乃與夫人議不復乞養人子王與大右更
言之對曰臣前乞養人子無祿不得其死臣女亦不
幸病死是天絕臣後也雖有王命臣豈可逆天重
求為後者哉敢辭太后見閔宿侯夫人亦數言之對
如閔宿侯閔宿侯夫人之兄子先為僧隆光弟子在
護持院未髻頭髮於是大右奪之以予閔宿侯王
從而奪之閔宿侯辭不獲命遂受以為嗣名曰成春

當此時也王甚寵柳沢保明閔宿侯知其將迫已
稱病告老自号大夢居士成春繼立從封東吉田因
增秩為八万石成負既老在城東別業王亦過焉
待其病間遣使召之燕見優禮待之後以為常同時
前列相小田原侯忠朝亦老自号曰木入居士與大
夢同召見侍燕優禮亦如之

北見重政以騎郎給事中王悅之累增秩至二万
石賜爵列侯侍中位並牧野成負居三歲坐事獲罪
幽于桑那侯國死于幽所無後

飛驒侯賴時侍中忤旨從封上山惡地也飛驒國

為州

王好男色自外諸侯以下至朝士大夫及吏卒家
子弟苟有姿色者皆入侍中如鬻子侯利重肥後子
侯有孝備前子侯輝錄南部子侯直政莊內侯忠真
宮津侯昌章長岡侯忠辰松本侯忠周膳所侯康命
田中侯資直津和侯茲親和驛侯賴時磐築侯忠德
壬生侯輝負懸河侯直朝飯田侯親常艾谷侯重富
生實侯重令桺生侯俊方皆以色其無色而侍中者
如肥前子侯元武桑那侯定重篠山侯信庸數人而
已桺沢保明黑田直重皆自少府即以色幸卒爵列

侯保明封河越後從峽直重封下館他以色愛幸得
祿位者不可勝計外諸侯多倣之者皆比頑童中津
侯長胤以所愛秋元孺子為大夫以亂國政大夫飼
犬子去之他國 王詔幽長胤於其宗國小倉立長
胤弟長圓因削其地之半

王好祈禳禱祠僧道巫祝應徵進其方者甚多造仙
寺修神廟遠近不絕

王好修造數興土木令諸侯供工役動輒費數萬金
王好猿樂諸侯以下倣之洋其聲盈溢于城市家
人子弟競學習以求仕進雖士不耻與猿樂人比

其下子諸侯唯備前侯綱政土佐侯豐昌中郎侯
胤一閔侯建顯八戶侯直政好雅樂

王在藩時辟其舅本莊宗資命為騎士秩八百石及
王即位累增秩至五万石封為笠間侯侍中後復益
二万石太后假父宗利有子名道芳賜爵列侯秩万
石宗資之長子宗俊有二子長曰宗信少曰宗春宗
春亦賜爵列侯秩二万石封為丹生侯外戚之盛
國初以來所未有也老成人曰昔者莊王之母賤人
之子也其父先犯禁刑死 莊王即位賜其舅增山
正利爵列侯秩二万三千石封為下館侯外戚之罷

自此始 憲王之罷母家可謂傲尤矣漢元帝封王
氏立侯君子過之我日本外戚一姓三侯可不謂過
乎其後丹生侯薨無嗣以宗俊之少子宗長為後少
天每後國除

柝沢保明自 王在藩時近侍左右及 王即位為
少府郎 王甚愛幸之累增秩遂封為列侯侍中位
亞閔宿侯成負權傾列相 王數過臨其邸賜及家
人元祿七年封河越秩六万石 王又愛女生侯輝
負累增秩徙封高崎 王亦數過其邸賜及家人
王令河越侯以其妻親屬女妻輝負後數歲閔宿侯

成負告老河越侯保明在中專權如丞相高崎侯
負副之河越侯好內妻折井氏無子姬妾十余人更
生子女且男長曰安暉次經隆次時睦次保教少保
經初 王過河越侯邸河越侯見其美人焉 王悅
安暉之母頗狎之既而生安暉河越侯微言其子不
以己以誣 王亦未甚拒之以為儻有之自是親
安暉如子河越侯則不敢子視之及其長也不為置
師傅 王數召見而賜飲食及賜金帛器玩動直千
金在朝士大夫畏而事之猶王子自宗室諸侯以下
至吏民問遺日至安暉性戇加以時 王寵驕恐人

或說河越侯使為擇師傅河越侯曰子言誠善然安
暉非吾所能教訓也人聞之愈益疑安暉非河越侯
子云

王以丙戌生劇宿侯成負以甲戌生河越侯保明以
戊戌生世謂之三頭狗

王好鬼神最畏 神祖于時皇子親公辨以寬永寺
住持典祠日光山陵寢 王尊敬皇子尤甚數延請
之為張宴樂尚以金帛珍寶百番玩器每輒百數賜
及從者 王曰煩皇子善為寡人祭使 神祖饗其
每有事于陵寢 王在東都不能自安以待有司

報之書至曰禮成無故則喜鮮憂如聞有風雨若禮
故不克成禮則懼

王所徵使近侍者自儒士猿樂人之外平安北村李
吟以為知歌徵住吉廣純以善画徵並給事中又徵
伶工四人拍高規吹笙秦箏種吹篳篥秦箏竹吹笛
拍近方吹笛並給事中

叙寬彥以持律聞 王召見而奇之賜之地於湯嶋
里令建寺焉号靈雲寺且賜田祿後數召見而尚法
焉

王悅增上寺住持叙了也數召見而事之又數過臨
其房賜及其徒詔以了也為大僧正從是住持增上
寺者皆為大僧正 王又悅金地院住持叙崇寬教
召見數過其房賜及其徒及歿謚仙慈普濟禪師
叙英岳前住和州長谷寺既老而來東都 王召見
而悅之養以廩米賜之地於湯嶋里令造菴焉賜号
進休菴英岳日入侍 王問 王亦過臨其菴
叙寂仙前住平安黑谷金戒光明寺既老而來東都
寓於幡隨意院 王聞其多学也召見而悅之教有
尚焉欲使其住增上寺而未果會 王殂寂仙亦尋
歿

王不好田獵而好宴遊其行取過僧院則寬永寺
上寺護持院金地院淺草寺護國寺進休菴臣下
家則閑宿侯成貞河越侯保明高崎侯輝貞笠間侯
宗資之第凡此皆歲教過他過湍侯紀侯澹侯智侯
郎谷一次過列相小田原侯忠明恐侯正武佐倉侯
忠昌土浦侯政直侍中上田侯忠德郎谷再次王
不好飲酒凡所過臨就位先為陪從及主家親說經
一番次命主人說次令主家子弟及儒臣說皆有賞
賜說經畢王戲舞一番次令主人舞次令主家子
弟舞或令陪從者各奏其技賜賚無算衣物金帛器

玩大率直數千金家人子弟拳受恩沢主家亭獻亦
直數百千金盡歡而罷
王好年少近習率以色進即中數十人其所親幸者
二十余人寄在河越侯邸其舍如侯家人或有妻或
未室平日自下直至上直起居飲食學習作事皆有
法制不得有變河越侯令近臣四人更監察之即中
家相具注記而待夕因四人者上之河越侯即中有
初瘠而後肥者河越侯命有司謂其人減餐其不得
自恣如此凡即中不向宮城內外行不得顧視在道
不得與人言雖諸父兄弟不得數相見及通書尚

列侯為郎中者前後二三十人於中屬河越侯者
人曰安中侯政杰結城侯勝長西臺侯忠統以皇
子為郎中者三人曰長沢資親前田賢長前田玄長
皆在河越侯邸其餘朝士大夫及陪臣處士之子苟
有姿貌者不問種族輒召入云

古先天皇陵墓散在遠近諸處歷年之久毀壞者十
九樵蕪憇焉牛馬牧焉曾不知其為可畏或至於失
其處而莫識者君子痛焉人或以告王王甚憫之
元祿中命有司修之增封其冢正其北域藩之屏之
耕牧者不得侵之其莫識其處者博士考諸史傳有

司訪諸父老必取有其支證者然後因其故丘修築
之歲餘畢功

賀茂庶者平安大祀也每歲四月兩次祭之天皇
遣使奉幣享獻其禮甚大自皇家衰微大祭廢三
百餘年矣王命復之博士祝史考其禮元祿十七
年始行事平安之西有佛寺号大通寺祀六孫王源
經基祀廢久矣元祿中住持僧南谷來東都因河越
侯保明上書奏聞王乃命有司新其廟廣其區域
置之祭田九月十日祭以盛禮王之與廢此二事
其最大者

故事 王即位必謁日光山陵寢 憲王立教歲
元祿中詔列相議日光之行先是 王奢侈且好興
府藏殆空用度不足浪華駿府二城皆有 神祖所
藏金數鉅萬後先輸諸內府 王畢用之以濟其款
於是 王府遂空列相奏言 殿下日光之行添當
用十萬金而今府藏空竭無以供費未可以有行也
王泣曰昔有海內而不得有數日之行焉用王為因
減飲食弗樂列相及侍中諸大臣皆病之時忍疾正
武為計相召大農度支官長以下而問足用之術焉
大農萩原直秀對曰海內見行金幣既有其數不可

遽殖莫如和劑他物以為色幣無取益於原材而其
數倍故為之便矣忍疾曰善遂奏請造色幣報可於
是下局務造色幣慶長中所造金銀二幣皆純金至
是和金以銀銅和銀以銅錫皆半原金大板小板方
金形及重皆如故錠銀碎銀形皆如故並款文曰元
故俗謂之元金別造小方金形如故方金而重半之
款文曰二朱十年始行新幣直皆如故日本造惡幣
此其始云既又鑄銅錢和銅以鉛錫及搗敗陶器為
未以繇之文依 猷王寬永中所鑄錢曰寬永通寶
而形小焉重六分強與寬永錢並行列相或言錢薄

小且惡直秀曰幣者 國家所造雖以瓦礫代之而
且可行今所鑄銅錢 雖薄惡尚勝紙鈔可遂行之
在朝莫敢難之自有銅錢以來未有若是之惡者云
於是 王府復充實列相省覽相慶曰自 先朝未
聞王府多金如此因增直秀秩以賞其功直秀者初
為計吏歲俸米百五十苞數為 王家與利以功累
迁為總計官拜朝散大夫賜田祿累增秩至三千五
百石
初 猷王用僧天海之言建寬永寺於忍陵以擬平
安比叡山故号曰東叡山先建法華常行二堂敬建

根本中堂及文殊樓而未果 猷王殂 在王幼冲
且多病未及繼先志而殂 憲王立有志於奉先元
祿十年遂詔有司修造寬永寺命薩蒞綱貴助工役
新建根本中堂及文殊樓宏麗無比越明年成 山
城天皇遣使賀之且內賜扁額八月 皇使先來九
月甲戌落之 王與 皇使臨焉万舞九奏如室町
王道義落相國寺塔儀明日諸侯群卿大夫士咸朝
而賀之丁丑 天皇所賜之額乃至未到寬永寺都
丁姬门外街上失火時南風烈火及寬永寺 在王
園陵親王親公辨房並罹災中堂及文殊樓幸而免

是災也火起於己時止於翌日鷄鳴九延燒方二十
里時人謂之中堂之火有識曰昔室町王道義造相
國寺於平安建塔焉既成而落以盛禮、上皇親臨
天皇遣使賀之無何相國寺火時人以為天災今中
堂之火豈亦其類耶於是 王詔有司再造 莊王
園寢命藝族綱長助工役

元祿九年因國用不足初稅酒家由是酤酒增原價
之半酒家皆私釀以占其利十二年八月辛亥夜大
風拔木焚屋冬閏東錢大倉米每七斗直小板一金
自是連年穀不熟米價彌貴十三年大倉米每六斗

直小板一金 王乃下詔令酒家減釀本用米不得
過五分之一於是酒價彌貴而私釀弥多有司遣吏
行都鄙酒家酒家皆匿私釀且賂吏以求免誅吏有
致富者酒家亦多利云

十四年冬閏東錢途有饑莩 王詔有司造廬舍於
御厩渡東三里靈山寺側為粥以食餓者人一合米
至明年春而止民亦不饑

元祿十六年十一月乙丑鷄鳴地震東都方三百里
王城樓臺諸門壞者十六七諸侯以下邸第垣屋無
有完者 國初以來地震未有若是之甚者云是日

王詔列相有司修城會大小諸侯助工役凡三十餘
諸侯奔命是月辛未滬侯邸失火延燒方二十里兩
國橋焚避火者不得過隨水而死者七八百人初地
震大動三後荐動日夜凡六七十動經久不止家家
老羸有暴露於外者至明年春一日猶十餘動羊歲
乃止小田原城因地震壞城下民家火城焚海溢房
州破千余家死者數千人先是新幣行而 王府充
王乃詔列議日光之行至是後寢後遂不果行相
明年改元寶永因地動之災國用不足於是廢元祿
銀幣更造惡幣寶永中凡三改之每改益加以他物

欵文曰寶有二寶三寶四寶至四寶原銀存者四之
一往者元祿新幣特色薄無光耳至是其色黑黯如
鉛且生赤鏽公家雖行之以故直而民間則以三之
一行之

元祿以來諸侯漸貧國用不足仰給商賈者不啻小
侯於是私造銀鈔以足國用者十六七 王亦不問
寶永四年十月壬午地震駿州以西攝州以東遠州
海溢壞新井白菅二駅居民皆上丘陵而免是月辛
丑日映富士山發火相武二州而沙土及灰方三百
里數日而止沙土積深者平地數尺田皆為所埋

王詔有司令郡國每秩百石出金二兩以賑相武二
州窮民且大興役以為二州除灰沙其深厚不可除
者移其民於他處凡其田水荒為不毛之地者若干
方頃先火之發也有聲如雷少焉天陰晦冥如黃昏
兩黑灰如霾人未知其所以也行道者或張傘或戴
笠婦女恐怖掩耳閉目居一二日乃稍聞知其所以
由云實數百年來所無之災也

荻原直秀請鑄大錢徑一寸三分重當寬永二錢二
分文曰寬永通寶背郭有四圓凹內款永久世用四
字一錢直寬永十錢寶永五年錢成民甚不便商賈

不取 王詔有司不便大錢者推罪商賈不取者人
得告官三令五申民愈益不便人亦莫敢告官錢益
不行以終 王世 文王而大錢遂廢

五年三月乙酉平安火 天皇宮太上皇宮皇太子
宮皆災 王詔列相河越侯喬朝營築三宮命福山
侯忠雅加納侯光永圓龜侯高或津和侯茲親備前
子侯政倚助工役

淺竹川旧有二橋各長數十丈一曰仙壽橋在仙壽
馭二曰兩國橋言跨武總二州也元祿中 王詔於
兩國橋下流更造二橋一曰新大橋在兩國橋南里

餘二曰永代橋在新大橋南里餘港口橋之東南曰
永代洲故名也曰以舟渡行人二橋成而民甚便之
南三田鑿新渠以利漕運士民皆悅
王於諸侯能用其威終王之世大小諸侯或有眾
或無嗣或失心亡國絕世者甚多宗室則越後侯光
長二十五万石其他宮津侯尚長七万石鳥羽侯忠
勝三万石田中侯忠能四万石沼田侯信利三万石
參政稻葉通秀二万石鳥山侯資祿三万石侍中北
見重政二万石高遠侯忠常三万石古河侯忠之八
万石北畠山侯勝賢五万石圓丘侯重益四万石出

石侯吉英五万石福山侯勝峯十万石美作侯長成
十八万石伊丹勝乘万石赤穂侯長矩五万石此皆
國除其他諸大夫以下秩不滿万石者不可勝數諸
侯有罪削地徙封若貶爵秩者宗室則越前侯光通
五十五万石削其半姫路侯直矩十五万石削其半収
姫路城而徙封日田其他本多忠尚万石削三千石
而除侯籍白川侯忠弘十五万石削五万石徙封山
形西卿治負万石貶其半秩而除侯籍宇多侯信武
三石削万石而徙封栢原中津侯長胤八万石削万
其半長嶋侯忠光万石貶其半秩収長嶋城而除侯

籍磐邱侯氏音二万石削其半秩收磐邱城而徙封
城懸河侯直朝三万石削万石收懸河城而徙封與
坂此其大畧也於中或既奪而復予之或國雖除而
以特恩立後存祀者亦不少云

王好富貴人樂於與人祿爵終王世封侯益地增
加秩祿者不可勝數宗室則峽公緬豐原秩二十五
万石增十万石滄侯光國原秩二十八万石增七万
石封滄侯光友庶子義行義昌紀侯光貞庶子賴職
賴方為列侯秩皆三万石封滄侯賴房庶子賴元賴
隆為列侯皆二万石封賴雄為列侯秩万石其他秩

松平忠尚以白川侯忠弘義子封為柔折侯秩二万
石越知清武以実峽公綱重之子封為館林侯秩三
万四千石本莊資以外戚封為笠間侯秩五万石宗
後徙領松增二万石宗資之孫宗長別封為丹生侯
秩二万石本莊道芳以異大后同姓封為高田侯秩
万石柳沢保明以孽倖起少府即封列侯秩十五万
石初侯河越後徙峽北見重政黑田直重亦皆起少
府即封列侯秩皆二万石直重侯下館牧野成貞自
館林相入侍中封閑宿侯秩七万三千石成貞告老
養子成春嗣徙東吉田增七千石御史榎本正次原

秩二千五百石為鴻臚封列侯秩萬石無何有罪奪
所增秩除侯籍侍中稻葉通秀原秩五千石為參政
封列侯秩二萬石騎部將本多正重原秩七千石為
謁者兼鴻臚封列侯秩萬石後為參政為列相累增
秩至四萬石侯沼田侍中內藤正勝原秩六千石為
大坂副留守封列侯秩萬六千石侍中米倉昌尹原
秩八千石為參政封列侯秩萬三千石戶田忠利以
峽相從峽公入西城侍中封為足利侯秩萬一千石
侍中大窪教寬原秩六千石為參政封列侯秩萬一
千石此皆新封為列侯者也其舊諸侯以勲勞若因

從封增秩者安中侯正俊原秩四萬石徙封古河前
後增秩九萬石西龜山侯忠德原秩三萬八千石徙
封磐築又徙出石又徙上田前後增秩二萬石壬生
侯輝貞原秩三萬二千石徙封高崎前後增秩四萬
石田中侯政直原秩四萬石徙封土浦前後增秩三
萬五千石依倉侯忠朝秩十萬三千餘石徙封小原
田原增萬石忍侯正武原秩九萬石增萬石磐築侯
忠昌原秩六萬五千石徙封佐倉增萬石東吉田侯
長重原秩四萬五千石徙封磐築前後增秩二萬石
谷邨侯喬朝原秩萬八千石徙封河越前後增秩三

萬五千石壬生侯明敬原秩二萬石徙封延陵增三千石水口侯明英原秩二萬石徙封壬生增五千石高崎侯重博原秩六萬石徙封西松山增五千石鳥山侯直敬原秩三萬石徙封赤穗又封飯山又徙磐築增三千石刈谷侯重富原秩二萬石徙封鳥山前後增秩萬石相良侯忠晴原秩萬石增五千石宇和侯宗利原秩十萬石先是分三萬石而封其弟宗純於南吉田元祿中增宇和侯秩三萬石復原秩厩梁侯忠舉原秩十五萬石先是分二萬石而封其弟忠寬於伊勢崎元祿中增厩梁侯秩二萬石復原秩源

光長失越後侯後數歲召還復爵位為州侯給食米三萬苞世子綱國先卒元祿十二年壬申光長取白川侯直矩次子長知以為嗣因封津山秩十萬石長知者光長從父昆弟之子也於是改名宜富源忠常失高遠侯長子忠救徙鎮城秩萬石元祿八年徙封水口增萬石此皆列侯原秩萬石以上而更增秩者也如其朝士大夫秩不滿萬石者以勲勞恩沢增秩者無虛月不可枚舉

室永元年十二月立峽公綱豐為太子令居西城初尾公光友者 王從叔父也 王姊適焉生世子綱

誠紀世子綱教者 王從祖昆弟也 王女適焉無
子峽公綱豐者 王兄子也 王年過五十而無子
宜立儲貳然 王欲取紀世子則恐峽公與滌世子
怨之是以猶豫未果至元祿室永之際也滌夫人薨
紀公老世子嗣立尋紀太公及嗣君皆薨 王又警
地震之災以為他亦不可測也於是乃景徵峽公立
以為太子更名象宣時年四十三太子雖立而不深
喜知其非 王本意也
王罷河越侯保明日滋甚數增秩至十一万石賜
國姓為松平氏故事大國之君 王賜之名以其二

名之一比之兄弟也於是賜河越侯名曰吉保尋又
賜驕從荷偃月刀賜乘轎入平川門至厨門又賜河
越侯長子安暉名曰吉里及峽公入西城乃更封吉
保為峽侯增秩四万石與故所食共十五万石實三
十餘万石云詔書曰峽國者曰為我兄弟之國是以
臣下不得有之惟吉保侍中三十年忠貞冠古今不
可以不賞其以峽高麗八代高梨三郡之地封吉保
為峽侯峽侯侍 王燕間教言其長子吉里非己子
王亦不敢詰因視吉里猶子時人曰 王之罷峽侯
所以罷其子也峽侯夫人折井氏無子妾所生者五

男二女長子吉里次經隆次時睦次保教次保經
王命峽侯分封經隆時睦立為列侯秩皆万石保教
出嗣東金沢侯為米倉長二女其一許土浦侯政直
嫡孫定直定直早卒峽侯女亦次其一適安中侯政
次峽侯夫人私親有二女峽侯嫁之其一適高崎侯
輝負其一適下館侯直重峽侯為長子吉里娶厩梁
侯忠拳女先是 王遠厩梁侯至是乃善視之 王
有内嬖三人其一小屋氏寵貴並后其宮在丑城号
丑城夫人其二藤氏称大佐其三亦藤氏稱新佐並
皇人子也大佐有姪在宮峽侯嫁之小田原侯忠增

世子忠郁治裝費數千金大佐德峽侯數稱之 王
前且愛峽侯世子吉里日夜發於言語欲 王悅之
也昔者 德王次子忠長侯駿而并峽秩百万石峽
山國也駿州瀕海有魚鹽之利焉故峽非并駿不可
以為國也峽侯既有峽因欲并駿侍 王問數言其
意大佐從旁贊之 王乃與大佐謀築北城而老馬
取吉里以為子使大佐母之使吉里侯峽駿二州之
地而 王與吉保饗其養室永五年詔有司築北城
命肥後侯助工役於是峽侯頗有不軌之心以為
壬午秋之後 嗣王可圖也當是之時大小諸侯大

抵無慮事峽侯而譖侯賴常肥後侯細利備前侯細
政安濃侯高久為其尤譖侯先薨其餘三侯後先進
蜀峽侯詰也 王臨峽侯帥則特命詣行在所峽侯
以為誠行大事則四侯者可與謀也 王后藤氏見
王龍峽侯父子已甚又知其与大佐謀老於北城教
諫不可是歲冬 王患麻疹六年春 王疾愈乃定
益峽侯以駿地為秩百萬石益封峽侯親屬婚媾其
非列侯者增秩以為羽翼正月辛巳宗室列侯群士
大夫咸朝賀 王疾愈壬午 王暴殂二月庚戌藤
后殂或曰 王既成謀將遂以癸未下詔藤后知之

故光期一日因進候起居午及狀之藤后亦即自殺
列相近臣僉議秘藤后喪以出瘡不起聞逾月而發
喪云 王春秋六十四太子代立是為 文王葬
憲王于東叡山造園寢焉命肥後侯細利助工役寢
築北城故也

野史氏曰 憲王者可謂英主哉即位未幾削緇宗
室海內震恐諸侯咸服其威終 王之世莫敢不共
命非英主能如是哉然要其行事崇儒學樂施予立
威猛此三者 王之善也信佛法近僧道喜禱祠耽
遊宴翫雜戲比頑童升樂工愛犬馬禁殺生貴婦人

隴外戚好奢侈與土木滅諸侯造惡幣鑄大錢行銀鈔變旧制此數者其不善也遺後嗣害亦多達觀數十年德川氏盛極於斯而其衰亦始於斯云尔若之監古者其漢武帝之儔乎

文王外記

東武野史訊洋子著

文王者 猷王之孫峽公綱重之子也初名綱豐猷王三子其母皆賤立長為太子名家綱是為 莊王仲子綱重季子綱吉是為 憲王 猷王殂時太子甫十一歲嗣立仲子八歲季六歲以幼尚故未得

封 莊王即位乃封二弟為侯綱重為峽公綱吉為館林公秩皆十萬石後增秩皆十五萬石與原秩共二十五萬石天樹翁主者 德王長女猷王之姊也嫁浪華豐臣秀賴秀賴死豐臣氏滅而翁主歸東都寡居於麴坊之第及 莊王時尚無恙峽公年少數候姑翁主使其侍女事之侍女者田中氏名保良峽公因幸之遂有身生子男時寬文二年四月戊辰也翁主愛之峽公夫人藤氏無子故立翁主侍女子為世子綱豐是為 文王延寶六年峽公年三十五石國用不足因朝見親借金於 莊王 莊王不懌詔

丞相廐梁侯忠清忠清以為不敬乃遣人以王旨
風峽公使自裁峽公薨緡豐襲封峽公及莊王殂
憲王立愾兄故峽公以早薨故不得為莊王之嗣
於是益封緡豐增秩十萬石與故所食共三十五萬
石 憲王太子緝熙早夭後不復有子年過五十宜
立繼嗣峽公緡豐有兒子也親莫近焉紀世子緡教
者 憲王從祖昆弟而其女壻也 憲王以女壻之
愛也欲取紀世子為嗣而惡捨兒子惘疑未敢發命
僧隆光知之乃陰以法祝詛峽公不效又行巫蠱收
其邸不中云及紀翁主薨紀世子尋亦薨 憲王決

策取峽公為嗣室永元年峽公年四十三冬十一月
憲王使中丞相河越侯吉保迎峽公緡豐於其邸立
為太子更名家宜居西城太子前在峽邸娶 皇朝
大臣近衛家熙女為夫人於是從太子入西城河越
侯吉保徙峽列相谷邸侯喬朝徙封河越
太子之母田中氏生太子後數月又有身峽士有越
知清隆者未室田中氏有身之六月故峽公嫁之越
知清隆月滿生男後太子一歲名曰清武冒姓越知
實峽公子也及太子入西城 憲王以清武實太子
同母弟首封為列侯秩萬四千石後累增秩至三萬

四千石封館林

太子有峽邸時孽猿集人子間部詮旁擢為郎中欲
遂顯用之入西城因以為請 憲王乃命行郎中令
事封為列侯秩万石

戶田忠利前為峽相循謹奉公及太子入西城 憲
王特賞其勞命增秩與故所食共万一千石封為足
利侯太子即位進爵為中大夫

故峽公之薨在淺草里幸龜寺及太子入西城 憲
王命改葬於增上寺追尊号清陽王因立廟於其側
置祭田一如先王廟

初太子之母生越知清武而卒葬於谷中里善昌寺
及太子入西城 憲王命改葬於東叡山因立廟開
園於其側号長昌院

初故峽公有過峽士根津 進諫弗聽幽憤發病
而死峽公後悔而憫根津死或時見怪異眾以為厲
峽公乃與傳相諸大夫議為立祠於谷中別在命有
司歲時祭之及太子入西城欲新其祠請於 憲王
報可遂命執政有司新根津祠於旧地弘敞壯麗取
法於山王廟因置因置田園及巫祝供奉恒祀
室永六年正月壬子 憲王殂翌日癸未太子出令

止大錢峽侯吉保免中丞相己丑除燒馬頭毛禁
三月太子即位尊妃藤氏曰右高崎侯輝負上田侯
忠周皆免侍中問部詮房為侍中 國朝旧制秩万
石以上為列侯則賜爵朝散大夫 憲王時朝士為
官拜朝散大夫者多於前朝 憲王以為朝散大夫
太多故元祿以後凡小侯不有城唯為中外官者得
拜朝散大夫不則終身不得拜朝散大夫 文王即
位命小侯未賜爵者咸拜朝散大夫遂復旧制
王后父前老大臣藤家熙來 王召之也特作銘於
神門外而置之三歲遣歸

村上侯忠孝薨年終數歲法不得立後國除命其
屬實粟侯忠英長子忠良以旧秩三之一也万石奉
其先祀新封川谷忠良年二十歲為侍中位次問部
詮房居二歲徙封古河 元祿以來諸侯奢侈國用不足造鈔代銀其士民皆
不便 王立出令禁之 王在藩聞元祿室永間所造惡幣海内百姓不便自
入西城益有志復故及承大統首止大錢即位之後
乃下執政有司議改幣有司奏言元金所雜銀錫居
半今造純金新幣便大小板重如故則海内金幣減

其半使其數如故則所補良金將焉取之不加權半其重毋減本數以故價行之民明知純金莫敢不行且絕偽造之姦然後待得谷処山所出金而漸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旧宝銀去其雜色而純之則新幣之一可以直宝銀之二三四民明知純銀亦莫敢不行王從之遂令改幣其幣小板及方金形如故金而薄小欵文曰乾故世謂之乾金止小方金其大板金未及改之其銀幣去雜色而純之一如慶長之旧故無欵文宝永七年之冬始行新幣與元禄惡幣並行之乾金與元金同直銀則新幣之一直宝銀之二

三四民聞新幣之令下知乾金不久將復慶長之旧復則乾金之二直慶長之一由是稍稍賤新幣以為不便乃物價漸貴

高崎侯輝貞徙封村上間部詮房累增秩至五万石封高崎

王在藩時新井君美以文学掌昏記及美大統遂命以文学給事中拜朝散大夫徵薩侯文学三宅緝明智侯文学室直清源君美薦之也

造都門於京極橋南二里國初以來未立都門至是始造之

中城大殿故有掖門兩柱無衡宇其制甚質 王即位改旧制新作四脚門彫飾壯麗諸門無比

正德元年辛卯冬朝鮮王使趙泰德來聘國昏称日本王我始詰也 王好礼不愛財且欲誇客以國華故自郊迎至饗食贈賄凡待客之礼有加於前朝饗韓咨例作猿樂 王以為俗樂不足以樂大客故命伶人作雅樂万舞

犯我 猷王諱及發昏我有司過之新井君美好之也客謝不敏且曰待歸改之既而復昏成以授使者亦犯朝鮮先王諱客亦過之改而授之

北條侯

不愛其民用茲更斂百姓怨之父老更數十人來東都侯列相恐侯正喬出遮道而訴事更聞因命忍侯與諸新獄官雜治獄決北條侯坐不能治其國奪侯及秩万石更賜長子更 廩米三千石 國除為郡

王雖不好學而頗崇儒術以故罷新井君美暇則使君美說經 王必着礼服下座而敬聽之

王曰哲美姿貌好礼惡本朝久祭冠服上下無容儀嘗欲真冠服復古俗因与君美謀之及藤大臣容於東都教廷見之而向古礼焉將以斟酌用之作朝儀

君美因稍稍草之云

王不好田獵遊觀非謁先寢莫出城門唯在藩時鏡
洲有莊及即位修之為離宮歲一過焉耳

王好色多女寵後宮美人以百數其得幸而生子者
三人一曰太田氏二曰藤氏三曰勝田氏他不足等
藤后無子 王在西城太田氏生男以嫡子禮奉之
數旬大太田氏者士之女也稱第一房尋又藤美人
生男亦不育藤美人者其父兄在 皇朝為列御女
稱第二房最後勝田氏生男勝田氏者其父浮屠元
哲奉親嘗教者也偽朝士勝田某之女入仕後宮得

幸而王子男稱第三房及 王殂義大統者是子也

藤后性和順不妬忌 王所幸諸美人皆善遇之

王好內政事之暇晷集宮女於內園而作妓樂蘭草
拾翠濯舟水戲夜宴於內寢間部詮房與焉及醫者
數輩侍焉

詮房壯不聚妻亦不畜妾日夜在 王宮時一賜洗

沐而婦私笄視其家事因一宿不過歲數次而已

王命後宮使女之可者進枕席於詮房次所

詮房有弟四人曰詮貞曰詮之曰詮衡曰詮言詮貞
早死詮之詮衡皆為郎中朝散大夫詮房無子以季

弟詮言為嗣忍侯正喬請以其叔父殿中騎郎將正
房之子妻之詮房因言忍侯以為列相
列相大浦侯政直河越侯喬朝參政水口侯忠救昏
增秩万石井上正長前為峽相原秩三千石從王
入西城為侍中及王即位累增秩至万石侍中水
野忠明為大坂副苗守原秩七千石增秩五千石与
原秩共万二千石
僧義高以坎術祈禳于第二房藤美人及藤美人生
子因為王稱其德王乃召見而許建寺於都下
且賜地於湯嶋里乃建寺号金剛幢寺造多宝塔

賜田

正德二年壬辰十月王有疾弗豫乃立第三房勝
田美人所生子為太子甫四歲名曰家継甲子
殂宗室諸侯咸走入朝列相乃屬宗室諸侯及群卿
大夫士而告以王賤終有言於是侍中高崎侯詮
房古河侯忠良傳顧命新井君美讀之大意在以輔
孤子守國家望於諸侯群臣兼見史策王又患金
幣未復慶長之旧也賤終遺命列相及侍中詮房忠
良於是列相及二侍中因宣口勅遂布令海内十
一月葬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 文王久在藩邸見上政之不善慨焉既
入為儲貳蓋有志於善治云及襲大位發号出令施
德於海內為民脫桎梏士庶相慶共稱一歲至若崇
儒學修禮儀弛禁細狎旌行罷大錢復金幣止銀鈔
皆足以厲士紓民此其善者也其不善者喜華麗罷
姬妾貴樂人好雜戲猶蹈前朝之轍而已雖然如天
假 王數年則朝廷禮儀章服必有可觀者焉庶幾
復古何難之有哉惜也年在中身不遠閨房劉長
元奄獲天年有似漢成帝亦蒼生之不幸也

章王外記

東都野史訊洋子著

章王者 文王第三子母勝田氏 文王后藤氏無
子美人太田氏藤氏勝田氏先後生子太田氏藤氏
所生皆不育唯獨勝田氏所生無恙正應二年壬辰
十月 文王殂時甫四歲 文王臨終立為太子名
家繼侍中高崎侯詮房受遺命輔之當此之時彦根
侯直該為丞相土浦侯政直河越侯喬朝小田原侯
忠增笠間侯正峯忍侯正喬五人為列相関宿侯重
久岡崎侯忠之全生侯忠救松永侯教重四人為參
政皆奉觀余行官政是以百寮諸司各守其職法令

無改媾畫一

十二月 章王即位尊嫡母藤后為太后作宮於西
城而居焉号曰天英院陞親母勝田美人為夫人宮
号月光院

正惠三年癸巳三月 山城天皇遣使錫王命故事
王即位 天皇錫命則大國諸侯更享列相以下群
卿大夫作猿樂大約三歲訖於是諸侯請享列相丞
相列相議不聽諭諸侯曰 文王立四年諸侯享列
相載訖未幾不可復行大祀姑舍以待兮 王重有
慶事可矣諸侯喜如受賜因祝万歲

尾紀一公故常更之國於是請出東都護 王室也
高崎侯詮房自 文王時日夜在 王宮非賜洗沐
莫敢歸私第 文王殂後詮房在公弥堅 章王初
在月光夫人所則無晝夜詮房獨從之因通夫人初
尚私之後寢發見無復忌憚至若詮房脫公服戴屨
帽與夫人共擁爐私語 王見之謂傳母曰高崎侯
如王矣於是宮園禁弛男女無別近臣侍醫直宿之
所且朝小臣洒掃或見有遺簪珥詮房雖知之而不
敢禁之以分謗也 王宮内外之乱前世所未有也
月光夫人傳母江島年三十餘美而淫外人與焉者

莫知其教屢將宮女淫者遊勾欄因過酒家集戲子而飲宴焉或以厨櫃貯戲子使人扛以入宮匿於房中教日出入縱恣法吏莫敢詰之

正德四年甲午二月月光夫人使江島謁文王陵寢於增上寺還而遊鋸工塔戲場遂過酒家宴飲移時及歸內城門已閉告吏賜引信然後得入明日執法以聞于時列相河越侯喬朝直日乃下府尹及監察官治皆言江島淫行非一日之故自朝士以下諸吏及工匠賈豎或私姦或贊成其事者凡數十人有淺深輕重無不連累宜以大小斷其罪自二月至五

月獄決因江島於高遠侯國朝士以下或死或流或奪俸禁錮終身或乍逐沒入家產放宮女十人斬賈豎一人流江島所與遊戲子三人都下為之勾勾謗讒日與

王稟性虛弱不耐寒暑月光夫人與詮房奉王遊內園夫人與詮房飲絃歌妓舞移時王有所感冒輒噫惡風遂奉歸宮裏頭鬟祇侍醫進藥夫人命侍女設爐熾炭於室中四隅頃之王流汗煩悶曰語謔出出夫人與詮房復奉以往內園則重感傷遂至病困如是者數矣侍醫山田宗圓驟諫夫人極言其

非慈幼之道用是忤夫人因自劾而退 王之所以
早大雖曰天命亦可謂夫人與詮房謀速之云
國朝歷世必置列相其丞相則或置或不置 憲王
時拜彥根侯直該為丞相無佞病免尋老 文王立
復強之拜丞相 章王立直該稱病不朝勳逾時居
二歲餘賜告從婦人以往熱海浩溫泉三旬返東都
遂乞骸骨歸彥根君子曰彥根侯可謂不忠矣身無
伊周之才而以其祖功伐再為丞相當少主時縱不
能康濟難尚可以竭力於國事不幸有疾邪縱不能
出而視事直卧於邸第而遂死於東都泥紀二公尚

不之國彥根侯何去東都為况歸國乎

正惠六年丙申四月己未 王殂年八歲無嗣 天

英院藤太后命列相及侍中高崎侯詮房冊立紀

吉宗為嗣五月葬 王於增上寺

野史氏曰 章王立而幼弱侍中詮房相之裁能眩
朝然不能聽政列相皆前朝旧臣相與一心協力率
由旧章無所變更是以朝野翕然用命莫有叛心古
之所謂與民休息者其若斯夫無祿 王早夭哀哉
文王之仁而無後豈不哀哉



